

宜軒文八卷

明林見素馬通伯二序
世昌刊
信齋子圖世昌序三二八



慎宜軒文

桐城姚鼐先生著

丙辰秋中張伯英題

序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日即甲申十一月廿六日自序

方滄溟弇州之昌於明也天下文章宗匠若無敢外二子而立而震川方恂恂於崑山以老孝廉起而與抗而二子卒莫之勝者固不能以淫麗者蟻天下之正宗也袁趙蔣三家之昌於乾嘉之間也浮囂者羣响而和之陽湖諸老復各樹一幟爭爲雄長而惜抱則伏處鍾山無一息曾與之競不三十年間諸子光燄皆燿而天下正宗尊桐城矣歸姚二公豈蓄必勝之心而古文一道又豈爲競勝之具然人卒莫勝者載道之文固非絺句繪章者之所能揜也彼庸妄鉅子釘鉅過於汪伯玉哮勃甚於祝枝山用險句奇字以震眩俗目鼓其膺力斥桐城不值一錢而無識之謬種和者噪聲徹天余則以爲其才不能過伯玉而其頑饒所張又未能先枝山也吾友桐城姚君叔節恒以余爲任氣而好辨余則曰吾非桐城弟子爲師門扞衛者蓋天下文章務衷於正軌其敢爲黔黑兇獮之句務使人見而沮喪者雖揚雄氏之好奇不如是也昌黎沈浸于雄文然奇而能正蓋得其神髓而自運以關軸所以自成爲昌黎

之文唯曹成王一碑好用奇字而轉不見其奇乃安庸之謬種若獨得此秘用之以欺人吾亦但見其黔黑兇獷而已不知其所言之爲文也叔節家世能文爲惜抱之從孫所著慎宜軒文若干篇氣專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異而言皆衷于名理是固能彌其祖矣叔節之言曰劉孟塗桐城人乃其文固未肖桐城也余謂孟塗之文吾鄉張松寥已力諍之矣而得桐城適傳者惟上元梅曾亮顧其山水遊記則微肖柳州夫學桐城者少近柳州而伯言能之此非異也曾子固文學劉更生而道山亭記亦與柳州爲近蓋深于文者固無所不可叔節知孟塗則自知尤深行文能用其所長夫其能用所長者用桐城之長也用桐城之長則決不爲黔黑兇獷之文可決矣方今微言將絕古文一道旣得通伯復得叔節吾道庶幾其不孤乎因樂爲之叙而歸之閩縣林紓叙

甲寅之歲得識馬通伯先生又因通伯識姚仲實叔節兩昆季三君者故皆桐城宿儒崛起於斯文絕續之交毅然以提倡宗風爲己任竊嘗以爲天下之物特患其不

貴耳物之貴者秘之愈久其發之亦愈光孔孟之文希臘之學說其爲暴君汚世所焚坑而斥禁之者可謂極矣乃不數傳而其道之光明昌大又加熾焉譬之日月星辰之明浮雲一過特俄頃間耳而於其明固無毫末損蝕也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鰲落而無所容鵬之圖南斥鷃非而笑之古之君子於舉一世所不知所不容之會獨抱其絕學孤詣條然自適於廣漠之野扶搖之天此其故非偶然爾也今叔節爲古君子之所爲毀之而不顧鏤之而不舍以爲文字之業與天地相爲終始苟無文焉則乾坤幾乎熄而萬事萬物皆焚然莫得其統紀故曰文以載道文益工則道愈顯大旱流金石大浸稽天而不濡不熱自若也余旣稔聞叔節之論又盡得其生平所爲文而讀之茲又出其近作若干篇屬余點定並爲之序以道其志業之所在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旣見君子云胡不喜值此斯文將喪之秋得叔節其人者譬欬其側吾之喜蓋有甚於詩所云者而叔節者以仲實爲之兄通伯爲之友晤言一室之內而抗懷千載之上其爲喜更不知何若也新城王樹枏

舊序

余年二十一就婚姚氏時外舅安福君方謝官寓皖城有三子閑伯仲實叔節叔節齒最穉裁十歲有成人之度余居一月歸其後姚氏旋里兩家過從益密吾縣先輩風教必兼治義理辭章姚氏自惜抱先生後尤人士所歸嚮外舅喜爲詩詩精頗且多其論學戒炫鬻吾鄙硜硜守其軌轍無或軼叔節學驟進詩文並茂余不能詩嘗一爲之不工遂棄去已而外舅再出涖安福通州范肯堂亦就婚官舍遂大爲詩父子兄弟夫婦甥舅賡續和唱哀然成編也余與肯堂始晤江寧再晤天津及外舅卒官肯堂會喪桐城時幽燕俶擾天子蒙塵閑伯已前卒肯堂亦被病清羸感觸身世之際淒然苦語窮朝暮余所著書平居不欲示人肯堂來亦第取觀余文未及半而去今肯堂則既死矣幸仲實叔節及余爲時所棄假館近縣歲時歸聚猶得從容各出所業相質正然誠不意今便爲逾五十人也叔節當強仕之年雖不出乃與仲實竝主皖學教澤之覃及者遠其臨薄可愧赧者獨余耳今年春叔節見語郡守惲公

季申錄其文詩五卷將排印之徵序於余余未及爲先是皖中印范伯子詩集十九卷叔節寄我且品目其詩爲國朝第一余復書論肯堂所詣誠過絕人顧詩家各有其性情體貌正不容軒輊且吾輩數人嗜好世所聞也稱心而言人疑其鄙因約刻集彼此不相爲序叔節遂亦不余強也余既盡讀肯堂詩私念今世寧復有是詩又寧復有斯人者乎世曷嘗無人有之而不與吾接則等於無矣幸而並生一域又託爲骨肉親愛當其生不知其難得及其既逝而乃與古人同致其慕想而平生志業所期雖親愛或頗未相傾寫猶不若後人之我知寧非憾邪所謂戒炫鬻者又豈此之謂乎然則叔節之檢存所作用諗同志有以哉余雖欲不言烏得已也肯堂之沒余未有紀述叙叔節文詩感而思焉若夫叔節才美不後肯堂同爲吳至父先生激賞其名聲已自能顯於世余故不暇以詳仍前志也光緒戊申馬其昶

慎宜軒文目錄

卷一 商鞅論 呂刑說 苴杖削杖說 竹山府君祔廟說 雜說 讀秦風

讀封禪書 讀荀子成相 讀項羽本紀 書非國語後二首 書歸震川文集後

書經義述聞讀書雜志後 讀抱朴子 駁汪中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

議

卷二 胡氏譜序 秦君詩序 丹陽魏氏忠義錄跋 重印錢田間先生詩文集

序 五瑞齋遺文後序 素園叢稿序 裴伯謙詩序 柏堂遺書增錄序 兵法

新棋說略序 諸家平點古文辭類纂序 畏廬文續集序 陶燧生集序 陶廬

文集序 馬冀平詩序 毛詩學序

卷三 答謝秀才書 上陳京兆書 與某君書 與陳伯嚴書 與陳介庵書

贈高仲葵序 送仲兄之湖口序 贈何生序 送沈乙庵方伯序 外舅徐某存

先生六十壽序 方母蘇太恭人七十壽詩並序 鄧繩侯母疏太孺人七十壽序

秦吉帆先生七十壽序 嚴先生六十壽序

卷四 記先妣遺事 記外大母陳孺人事 記馬氏二節婦事 二僕傳 周烈

婦傳 馬烈婦傳 彭節婦傳 李結傳 記儀徵孝婦 陳偉卿傳 書曹州知

府襄陽知縣 曹烈婦吳節婦合傳 孫烈婦傳 蘇太恭人家傳 高君家傳

高氏兩世家傳 趙孺人家傳 邵節婦家傳 記程伯麟 王重三先生傳 魯

夢霆傳 高仲葵傳 方澍園叢園家傳

卷五 吳先生行狀 先大母行略 先府君述 伯兄行略

卷六 胡愼思墓碣 江待園墓誌銘 候選直隸州知州陳君墓誌銘 汪貞女

碑 劉少涂墓表 方恭人墓表 徐某岑先生墓誌銘 范肯堂墓誌銘 徐代

農墓誌銘 贈鑾儀衛經歷馬君墓誌銘 李母錢孺人墓誌銘 兒稻壙銘 亡

女得弟墓碣 臧封奉政大夫欵許君墓表 馮君墓誌銘 兄子煥昂同葬誌

和森兩殤碣銘 莊思潛墓誌銘 徐鐵華墓表

卷七 西山精舍記 鬪影圖記 方氏讀書小樓記 竹山城西小潭記 堵河
記 硯記 游三祖寺記 慎宜軒記 校史圖記 鏡心室記 墨莊記 詩廬
記

卷八 弔卞和文 告伯兄文 告靈文 祭徐代農文 祭陳太恭人文 祭王
蘇州文 祭江南昌文 陳澗磐哀辭 兄女杞哀辭

愼宜軒文一

桐城姚永概

商鞅論

商君之治秦爲儒者所羞道後世難言之然吾觀其時朝無倖位野無游民貴不下厭功必上聞故開關而戰諸侯崩角閉關而耕禾粟穰熟且其令民也勇公怯私大義昭也同室內息有禁羞惡明也平斗桶權衡丈尺姦僇絕也是以身雖車裂名聲大虧其法行於秦更歷數君卒莫之變終以混一區宇爲始皇資然則商君之罪在行之以恣睢之意非其法之不便乎民也吾獨怪夫王安石者誦周孔之書懷三代之心一旦得君乘執行其所學天下紛然不便一成一敗曾商君之不如蓋嘗反復於二人之設施而知其無足怪也商君之令疎節闕目豫定於數言之中旣成而莫之增易行之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然後東敗魏兵徙都大梁安石之謀宋也不然均輸未已繼之青苗青苗未已繼之保甲保馬至於方田均輸水利募役手實雜

然並舉一令未善一令旋集精敏之吏困於奉行椎魯之氓駭於予奪民未富實遽開熙河南江瀘夷一時騷動此其取敗道塗皆知不待賢知矧商君之言富強也在秦地小而易舉安石之言富強也在天下廣博而難周又以侈心將之無素定之見徒逐逐於苛細蓋困於無略而好事也世儒每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故歷世長久秦之得天下也以暴故二世而亡是又非也夫與秦爲敵者非六國乎六國之君虜使其民極宮室狗馬鐘鼓美人之好爭城奪地日驅之鋒鏑之中未嘗減於秦而其使民退得安耕進得戰勝父子聚首室家完好去秦相萬也四方之士西而入秦秦必顯其身而用其說雖太后穰侯之親貴皆可以一言而奪之位其君之英偉豈六國比六國之君有賢而不用用矣而不專公子無忌樂毅李牧之徒終以讒廢且秦之所患在六國之從蘇秦一日去趙而天下從解此其執不折入於秦固不可者論者不究秦與六國主之不同量猥曰得天下以暴夫天下果可以暴得也無怪乎有逆取順守之言也是亂天下之道也吾故因論執事而附著之如此

呂刑說

書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說者謂實開後世枉法鬻獄之始以余思之穆王末年當時治刑者必喜爲刻深輕入人罪而斬刈之故命呂侯爲相更革其大甚而反復誥誡之如此且其意以爲剋則桀黷皆蚩尤苗民之虐法聖王之道以德爲本以禮爲用以安養民爲事刑者不得已耳故首舉三后成功而不及皋陶非沒其美也說者又謂呂爲伯夷之後乃舉伯夷以懷皋陶且加諸禹稷之上是乃便給小慧文致之辭非君子所宜道至其疑赦云者謂疑於赦者則罰之閱實其罪者謂閱之實當卽以其罪罪之旣疑於赦矣縱之乎則恐其失出而壞法也罪之乎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兩權而約其中遂有是罰緩調停之法斯亦仁人之用心也孔子曰呂刑可以觀誡亦觀王所誥誡如官反貨內來云爾不可遂以作修刑辟爲誡也叔向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謂時有亂政始作刑以正之禹刑必述之禹湯刑必述之湯九刑爲亂政禹湯亦有亂政

乎且其意恃人不恃書與呂刑之入刑於禮皆知本之言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其卽錄是篇之意也夫

苴杖削杖說

禮問喪曰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白虎通曰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孔穎達謂桐爲同父之義又引竹節在外桐節在內之說又或謂竹圓象天桐方象地永槪案此所謂望文生訓者也要其實苴杖削杖之分系乎斬衰齊衰而不系乎父與母古者父斬衰而母齊衰故杖從服而有竹桐之異後世父母服並斬冠裳之制畫一矣獨於一杖不然則竹陽桐陰之說誤之也斬衰苴經斬衰貌若苴並取苴惡之義此之苴杖固應從同白虎通撰集諸儒之說蓋有聖人遺言雜乎其中其曰竹斷而用之質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與斬衰用麻升數之等相符矣惜乎不專明斯旨又以蹙痛陽陰云云也丘文莊嘗致疑焉而不敢斷呂氏坤乃於夫婦之杖創爲用槐徐氏乾學嘗駁之

是皆因古人曲說致有此謬然則釋經者其可不慎之慎之歟

竹山府君祔廟說

宗法者周人之道也尊尊也以君臣之義裁制父子之恩者也何以言之殷道親親親親者立弟是支子可以傳天子諸侯之位也未有身居其位不得用其禮以祭者也周道尊尊故無子立孫孫傳天子諸侯之位伯父叔父皆其臣也孫傳大夫士之位伯父叔父皆其家臣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故曰支子不祭封建世祿之法廢而宗法不行其勢然也何以言之宗廟之制各有品秩古者世及創一廟可傳之子孫今也父爲大夫而子無一命者比比然也是廟不可傳也嫡無子而支子最貴者從古禮與則支子不祭是祖宗有貴子反因嫡無位不得一日之祭也支子居貴位不得伸追榮之恩也故今制立廟但視己身之品不問爲嫡與否是廟不可傳也古者宗廟創於始立之祖傳其位斯傳其廟今也位不可傳則廟中制度易世而皆不可用是廟不可傳也禮始爲大夫者不在遷毀之列古者子孫傳父祖

之位故有始爲大夫之人今也非世爵世祿之家苟爲大夫皆始得也向使十餘世均爲大夫則十餘世之廟皆不毀乎故今制惟親王世子郡王貝勒貝子宗室公之祭於高祖以上有始封祖之文其餘自一品以下皆不及誠多望也既無始封廟何由傳是廟不可傳也然則父以何品立廟子品苟巧與之合得承用其廟乎是又不然子當自用應得之制立廟非承自其父各不相屬也是廟仍不可傳也吾故曰宗法不行者勢也光緒丙子竹山府君於居宅東用五品制立家廟祀高祖考妣以次於今二十八年竹山府君既沒將祔廟元兄石孫府君已前喪矣以周道論廟當傳於石孫府君長子佐燧祧去二代升祔竹山府君石孫府君惟佐燧無位於制不得廟祀但可祭於寢永樸永概於制可立廟已就教職八品五品廟制不同且非嫡長又皆非傳竹山府君位者然則從佐燧毀廟遷祭於寢與吳氏榮光曰父爲大夫得建家廟則廟固父之廟也子安得而毀之從永樸永概而改建八品之廟與子又安得而改父廟也揆之古禮既不合按之今制又多望反之人情殊不順三者又何居

焉然則世之立宗祠合祭其大宗以下立支祠合祭其小宗以下者殆深知先王之
意也乎世祿廢而選舉尙賢也於是擇族之賢者爲長以主宗祠之祭擇支之賢者
爲長以主支祠之祭亦尙賢也况國朝天位且不傳嫡而傳賢哉今謹改家廟爲支
祠之制上設五龕自編修府君至竹山府君位焉下設五龕石孫府君位其中虛其
四以待吾兄弟焉後世子孫祔其旁別爲龕焉可也質諸吳先生汝綸徐先生宗亮
馬通伯其昶皆曰可謹記以貽將來

雜說

吾有耳目也人亦有耳目也萃千百人之耳目而觀之其長短肥瘠無一同也耳目
之不同也以人各有耳目也人亦各有心也吾烏能同之耶君子之心喻義小人
之心喻利其心之不同也其好惡又烏能同耶而不甯惟是君子不能以君子之好強
之君子小人不能以小人之好強之小人今夫芻豢人所同好也而既當飽飫則有
厭棄之者矣嗟乎好惡若此之紛紛乎則修於身者又安能期人之必好乎夫不能